

10

长篇小说

梁晓声文集

The Collected Works of
Liang Xiaosheng :
Novels



梁晓声

青岛出版社

梁晓声文集·长篇小说

10

黄卡

青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卡 / 梁晓声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4.12

(梁晓声文集. 长篇小说; 9)

ISBN 978-7-5552-1319-2

I . ①黄… II . ①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3743 号

责任编辑 常 红

特约编辑 代 敏

第一章

晨雾像最新的丝棉，新得仿佛带着刚刚绰出来的茧子的蒸汽，被织成了薄得不能再薄的帏幔，一幅又一幅地悬垂在天地之间，将人眼前的景物一概地遮挡住了；又仿佛巨人在什么地方搅成的一大团棉花糖，然而并不打算享受，只不过孩子似的搅着玩儿，之后就抛弃在这里，抛弃在城乡的交会处，任其自行地化开去。是的，它的确湿漉漉的，带着拧之欲滴的水汽似的。那种湿性，凉沁沁的，是在夏季的夜晚体温降低了的河水的气息。那一条河叫奶奶河。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亡了父母的孩子与奶奶相依为命。奶奶也死了，孩子就整天哭，结果他的泪淌成了一条河。奶奶河由东向西，从城市的正中流过，出了城，一分为二，一条继续向西而去，一条改了河道，调头奔南。人若吸吸鼻子，则能嗅到雾气里有丝丝的甜味儿，是从庄稼地散发过来的，再有个把月就该立秋了。无论土地上的粮豆还是菜棵，都开始努力孕育它们的成熟了。在这样的時候，季节本身都是甜的……

但这会儿人是看不到周围的庄稼的，也看不到城市街巷的面貌和远处的轮廓。是的，是的，景物一概地被晨雾遮挡住了。城市的这一处边缘，乡村的这一处边缘，仿佛全都被雾气氤氲在一起了……

雾气深处,从乡村的那一方面,传来了吱呀吱呀的,有节奏也挺好听的响声。那是担子在人的肩上,随着人的脚步一颤一颤发出的响声……

那响声是这城乡交会地带每天最早的晨音。

而此日是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四年夏末的一个日子。

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年了。全国所有城市的居民,都已先后获得了共和国颁发的“黄卡”,也就是城市居民户口本。它是中国对某个中国人或某户中国人居住在城市里的资格的权威认可。一九四九年以后,它可以随时被给予;也可以随时被取消,或剥夺。倘一个乡村人要变成正式的城里人,那么他或他的一家,就要千方百计获得共和国颁发的城市居民户口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而一个乡村人企图获得此种资格,是“难于上青天”的。城市居住权,对于城里人而言,乃最普遍最基本的人权;而对于乡村人,那就是不敢幻想的特权了。这特权究竟特殊到什么程度呢?没有市长和市委书记们亲自过问,是任谁也无权批准的。当然,比市长和市委书记们更大的官员如果发话了,那么又只不过是一件容易之事。然而在共和国始创初年,越大的官员,对这一特权的态度越是谨慎的。当年指斥他们“腐败”的理由之一,往往便是他们将他们原本是乡村人的亲戚“变”成了城里人。倘查有实据,仅这么一条,轻则政治形象受损,重则受到党纪或政纪处分。故在这件事上,连共和国的功臣和元首们,也都是尽量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的。但是要取消一个人或一户人家的城市居住权,那则简单多了。一句被共和国的某级官员认为是发泄了对共和国不满的言论,就足以剥夺一个人或一户人家的城市居住权。那么,这个人或这户人家以后的子子孙孙,就几乎永远没有再居住在城市里的资格了。而即使在乡村,他们也往往被划入乡村人的“另册”了,变得比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的人还矮三分……

城市居住权一旦意味着是一种特权,城市居民户口本,就不可能不被城里人视为第二生命。

这一座城市的情况却有些例外。

它的居民,当然地,也几乎全部都拥有了政府颁发的户口本。只这一带,也就是城乡交会的这一处地方的人家,还迟迟地没发。因为这一处地方城与乡是未免太靠近了,近得仅一路之隔,而且是一条自然形成的,不曾被施工修筑过的土路。土路一段宽,一段窄,极不规则。路的这一侧就是城市边缘的一条街道。一些人家的门窗或一些小店的铺面临街而开,路的那一侧就是乡村的田地。夏秋季节,城里人家晾晒在门窗前的衣物,往往被风一吹,就飘落到乡村的田地里去了。而田地里蝈蝈的鸣唱,一旦交响成曲,又是城里人家的门窗挡不住的聒噪。城里人家的小孩子如果哭闹了,家长往往命令他们的大孩子,去到乡村的田地里逮一只蜻蜓一只蝴蝶一只蝈蝈蚂蚱什么的,回来哄小孩子不哭闹,便当得如同到自家的露天仓库取一样东西。而大孩子往往会顺手牵羊地从乡村的田地里偷摘一只西红柿一根黄瓜或一个香瓜。乡村的孩子,则往往受大人的指使,将自家的鸡鸭鹅猪撵过路来,东刨西拱地找些吃的。那些家禽家畜们,对城乡如此靠近倍感幸福。天黑前,它们皆会大摇大摆地打道回府。城里人家,对它们来来去去的也习惯了。仿佛那一处城与乡交会的地方,如果没有了它们来来往往,就奇怪了,不大对劲儿了。在田地的后边,一里以外,便是村子了。因村头村尾老柳成林,叫大柳树村。

而路这一侧的街道以前叫富贵街,现在叫广华街。住富贵街上的人家都是城里的穷困人家,下等人家。给自己所居住的街取一个与他们的命况恰恰相反的街名,能使他们获得某种心理满足和地理优势感。

如果,广华街上的人家都是城里人家,那么户口本早就发给他們了。

但广华街上的人家并不全是城里人家。有些人家在街上占据着两三间房屋,但一经调查,几年以前,也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原是土路那边的乡村人家。大柳树村或别的村里,还有他们的乡下老宅和院落。村里还分给了他们土地。有些人家在街上只住着小小的最不起眼的房屋,看去像流浪者暂落此地的临时栖身之所,但左邻右舍又都可以做证,那

是几代居住于城里的正宗城市人家。论资格,可谓是“老城里”人家了。据这座城市的户口注册统计人员估计,富贵街上三分之一左右并非城里人家,起码一九四九年以前并非城里人家。究竟哪一户人家原本不是城里人,哪一户人家又原本千真万确是,统计了几次也分不清。这一条街上的人家,一九四九年以前是流动性很大的。昨天一间房子里住的还是张姓人家,几天后就可能易了屋主,住的是一户李姓人家了。一九四九年以后,才渐渐地都稳居下来。既然相互间缺乏历史性的认识 and 了解,那么无论哪一户对哪一户的证明或反证或相互证明、相互反证,就都没有特别值得采信的意义了。

这一处城乡交会地带形形色色的人杂居的状况,令建国初年城市人口管理部门的官员和具体工作人员们头疼不已。

.....

晨雾渐淡,变得微微有那么一点儿红了。

太阳升起之前,首先映红了它“床头”那一片天空,接着就濡染了晨雾。

扁担吱呀吱呀的颤悠声,越来越接近广华街。

终于,被濡染红了的晨雾中,显现出一个瘦小的人影。看上去,他扁担两头的分量都不轻。然而他的身材虽瘦小,却蛮有把子力气似的,腰不弯,肩不斜。他一手搭在前半截扁担上,一手后伸。由于个子矮,怕所担的东西拖地,他的扁担无绳,两端直接是钩子。前边担几层屉,后边担一只小炉,炉内炭火正红。

看得见脚下的路了,他越走越快,扁担也吱呀吱呀得越来越欢了。

他就是我们的主人公,确切地说是主人公之一,三十九岁的黄吉顺,家住大柳树村。从前的中国男人结婚早,三十九岁的黄吉顺已有两个人见人夸的女儿了。大女儿叫大翠,十九。二女儿叫小芹,小姐姐两岁。他做梦都想再得一个儿子。可他女人自从生下了二女儿,就患了一种产后的病,怀不住孩子了。怀是又怀过两次的,却都流产了,也没法儿知道

是男是女。但黄吉顺认为肯定都是男胎。他羡慕别人家的儿子甚于别人羡慕他的两个女儿……

不过今年以来他不再因为膝前无子而经常愁眉不展了。因为城里广华五金厂张广泰师傅的大儿子张成民,转眼就要是他女婿了。张成民正在城里读师范,秋天毕业。经两家商议,成民和大翠的喜日子定在中秋节。而他的二女儿小芹,也和成民的弟弟成才,很是经常很是公开地亲热在一处了。他估计,成才那小子,迟早也得做了他的女婿,甘当他的半个儿子。

广华五金厂在城里是一家老字号的厂。城里每户人家都有“广华”出产的东西,厨具是自不待言了,木匠师傅们用的凿、锤、斧、刨四大件也都是,他们离不开的钉子更是。谁家要买把锁,换个新的门窗插关,当然要买“广华”的。

用现今的说法,“广华”是名牌。虽是一家小厂,产品却林林总总畅销全市。而张广泰师傅,则是“广华”的无形资产,人物商标。用现今的说法,也可以叫作“形象大使”。“广华”因张广泰而字号不倒,张广泰因“广华”而鼎鼎大名。张广泰在生熟铁活儿两方面,都是技艺高超的能工巧匠。他在“广华”的角色,那也可以说是德高望重的“总工程师”“总设计师”。小芹便是他收的唯一女徒,而她当众称成才“师兄”,只他们俩人时叫他“成才哥”。

能与鼎鼎大名的张广泰“亲家”相论,黄吉顺在人前觉得是种无上的荣耀。而成民成才兄弟,那也都是品貌双全,引得待嫁的大姑娘们含情脉脉看待的小伙啊!能有俩那样的女婿,难道还抵不上一个亲生的儿子吗?就算又得了一个亲生的儿子,倘不孝那不是还莫如没有?往往这样一想,黄吉顺就又转人生的沮丧为得意了……

黄吉顺每天担着馄饨挑子来广华街卖馄饨,屈指一算有七八年历史了。他人生最大的夙愿,便是在广华街上拥有一间自家的铺面,那他就不必每天担着馄饨挑子从大柳树村早早地赶过来了。但是一九四九年

以后,由于广华街上的人家渐趋稳定,这一条穷困人家居住的街也变得寸土寸金起来。他空攒下一笔血汗钱,却没机会了却夙愿。

当他跨过土路,来到广华街上,在老地方撂下挑子时,天光已亮,雾已散尽,太阳升起在头顶,宣告着一个明媚的好天气开始……

从土路的尽头,一辆漆色剥落,破旧得使人难以相信它居然还可发动的大客车缓缓移动过来。漆色剥落处的铁皮锈迹斑斑,看去像一只巨大的瓢虫。背上捆满行李箱,显得不堪重负。一九五四年,中国的第一辆大客车还没问世。那是一辆名曰“道奇”的英国产的大客车,不知怎么,该退休了却留在中国了。它走走停停,看去不但不堪重负,而且还不情愿为中国人超期服务似的。

一些每天早晨必定按时惠顾黄吉顺馄饨挑子的常客,都不急于走向他,而站在广华街上观望那辆“道奇”。

黄吉顺明白他们心里怎么想的——倘正捧碗吃着,那车开过来,一时飞土扬尘,鸡飞狗跳的,躲也没个躲处,不是吃得很不顺心吗?

他也耐心地守着挑子,观望并等待那车开过去。

破车渐渐驶近,后屁股乌贼鱼似的喷出一股股浓烟。也不知从哪儿发出“呜噜呜噜”的响声,如同患了肺气肿的老头儿。

“呜噜,呜噜”,它停了。“哐当”一声,车门开处,下来个女售票员,转到车后操起鼓风机把手,“哗啦哗啦”用力摇。司机也拼命踩油门,大“道奇”“呼,呼”地用力,可就是原地不动。

“同志们,下车推一下!”

车门又“哐当”一声敞开,下来些人,转到车后,从左往右推。

“使劲呀!”“嗨!”“嗨!”“嗨呀嗨!”“嗨啦啦嗨!”

大“道奇”动起来。“呜噜,呜噜”。

“再使劲呀!”“嗨呀,嗨呀!”“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人们自动唱着:“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上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团结紧,把反动残余连根那个连

根拔！”

欢快的歌声里，大“道奇”“呜噜呜噜”向前爬，开始有人放手上车。忽然“嗞”一声，后轮一个车胎撒气，车身歪一下，又停了，脑袋探在土坯城门外，身子还在城门洞里。进城的，出城的，只有侧着身才能挤过；挑担的，推车的，都在城门里外默默等候，没人抱怨。

“同志们，再推呀！”“推呀！”“嗨！”“嗨呀！”“嗨呀！！”“中朝人民力量大呀……”欢快的歌声又响起来。

大“道奇”又被“力量大”推动了，终于爬出城门。

它是辆什么样的老车哟，它的油漆是红的还是紫的？有红有紫还有黑，白铁皮露出苍老的黄色，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迷彩车”——它大概可算出现在中国的迷彩车的第一代。

车是不能坐了。大家跟着它走，所幸它的速度比人走的还慢。小孩子从车窗里探出头向外看，往人们头上扔糖纸片儿玩儿。

路面坑洼的积水，在阳光下耀眼，偶有性急的愣小伙子脱了鞋，赤脚行走，多数人在坑洼和乱石间绕行，“得过且过”。

张广泰也走过来了。他穿件旧中山装，制帽浅摆浮搁在头上，倒背双手，昂首安步。小芹穿短袖衫，外套大工装裤，手提两只饭盒，跟在师傅后面，东张西望，漫步逍遥，颇骄傲。他们后面不远，张成才手拿弹弓敲饭盒，敲出鼓点儿来。

黄吉顺的目光刚注意到他们，猛听一片骇叫——一匹惊马，拉一辆满载青菜的铁轱辘大车，从人们后面蹿来。马疾车快，人人慌乱躲闪。黄吉顺被撞倒了，他的炉子也被撞倒了。炉子上的水浇在炭火上，一时间煤灰四起，扑他一脸热“粉”，待拭清双眼抬头悻望，惊马大车早远去了。他慌忙爬起，见炉子横在一旁，炭火全部滚出。炉膛泥裂了，掉下几块儿。用现今的说法，那炉子是储水烧水“一体式”的，是亲家张广泰高超铁匠手艺的集大成。他连连顿足，对赖以谋生的炉子真是心疼急了。撒了遍地的炭火烫了别人的脚，被烫的人们无不吱哇怪叫，指骂黄

吉顺。车老板攥着鞭子奔至，黄吉顺一把揪住他，气不打一处来地大叫：“哪去？！”

车老板急如救火，边挣身边吼：“你拽我干什么？我的车！”

“你还冲我吼！你看我的担子！你得赔我！”

“放开我！再不放开我，马车在前边撞了人，你也要负责的！”

黄吉顺却哪里肯放开他？起先一只手揪住他，这会儿反倒两只手牢牢地揪住他了，冷笑道：“跟我讲歪理是吧？那好，别走了。咱俩把理讲清楚！”

二人正纠缠得不可开交，前边人们一片嚷——都说“没事儿啦没事儿啦”，“广华厂”的张师傅把惊马拦住了。

果然，人们纷让，张广泰受夹道欢迎似的，笑微微地牵着马辔踱来。

黄吉顺见亲家来了，而且是拦住惊马的有功之人，便觉着有了撑腰的，冲张广泰大声说：“亲家你来得正好！他若不赔我炉子，你就替我扣住他的马车！”

张广泰劝黄吉顺先放开人家，说什么事都好商量嘛。黄吉顺认为亲家要替他主持公道，接下来就开口索赔了，于是满脸得意，立刻变得孩子般听话，终于放开了车老板。

张广泰交了缰绳，拍着对方肩嘱咐：“这马你得调教调教，街心闹市地毛了，多危险，走吧走吧！”

车老板感激不尽，连连拱手作揖，吆转马头时说：“人和人多不一样！一逢事儿，人品就比出高低来了！”

黄吉顺又火了，一面大叫：“你说什么屁话呢！”一面欲追上去不依不饶。

张广泰挡住了他，笑道：“何必呢，何必呢，马毛了也不是他愿意的！”

黄吉顺眼睁睁看着车老板牵马自去，觉得太便宜对方，指着炉子埋怨亲家：“你怎么能不替我扣住他的马车呢？我的炉子这样了，我今天生意咋做？”

张广泰仍一脸的憨笑,安慰道:“我修我修!来,我帮你抬到我厂里去。一顿饭的工夫以后,保证你今天的生意继续做!”

待黄吉顺又摆开了他的馄饨挑子,那地方已经过了人流高峰,很是清静了。

八角门方面有三个人,一个拿根画着红白道道的长杆,另一个跟在后面拉条皮尺,第三个支起个三条腿的望远镜,嘴里吹哨子,左手挥动小红旗,右手拿笔在小本上记什么。

黄吉顺靠前去搭讪揽生意:“几位,这是忙什么呢?”

吹哨子摇旗的不理他,抱杆的离得远,拉皮尺的看看他,白了他一眼:“你看忙什么?”

黄吉顺又眨眼问:“没看出门道来。莫非,丈量土地?”

拉皮尺的看也不看他:“要在这儿修马路。”

“修马路?在这儿?”黄吉顺大惑不解。

拉皮尺的又白了他一眼:“不在这儿,来这儿测量个什么劲儿?”

黄吉顺倒也不觉得自讨没趣儿,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看准的生意,那是非转弯抹角地做成不可的。

他恍悟似的“噢”了一声,回到摊前,几把收拾了,挑起担子走过去,重新放下,抖开块雨布就地一铺,又凑上前去满脸堆笑地搭讪:“三位,为咱百姓修路,辛苦了。我替这一带的百姓谢你们!三位请歇歇,吃碗馄饨咋样?刚包的,薄皮儿鲜馅儿,煮熟了玻璃纸似的,透明儿。上等佐料,老汤陈醋,三位无论如何可得领我这份情!”

那三个人见他表情谦卑,一团和气,说的话很令自己受用,碗筷油布也显得干净,相互对视,统一了心思,于是一个个蹲在了他的油布旁。

黄吉顺暗喜,麻利地拨旺火,揭锅盖下馄饨……

为了让那三人每人吃他两碗而不是一碗馄饨,黄吉顺一边周到地服务着,一边没话找话引他们聊。他极有引发他的吃客们聊的经验。他知道话题应该在哪儿留有空余,让对方将与他们相关的事儿充分地讲

下去,而自己做忠实的倾听者。每每地,吃他馄饨的人,因为话匣子一打开收不住了,而由原本只想吃一碗,最终竟多吃了一碗,甚至多吃了两碗……

于是那三人你一句我一句轮番告诉他:政府下决心要改造和治理这一片城乡接域、工农杂居的地带了。路一修好,便以路为界。房子在路这边的,要发给城市户口本;在路那边的人家,统统都要归到乡下去。

黄吉顺一听,不禁地发呆,呆了片刻,不禁地发愁。他以抗议似的口吻说:“政府这么做欠考虑吧?怎么能以一条路就为城乡的界了呢?如果哪一家明明是城里人,房子被路隔到那边去了,就将人家归到乡下,那也不通情理呀,让人不服啊!”

三人中的一个就认真了,教诲道:“你以为政府做事儿只图简单吗?实底儿透露给你吧!哪家原本是城里人,哪家原本不是,早就暗中调查得清清楚楚的了。修这条路的方案,那也不是马马虎虎就定下来的。要不能破土动工地不修一条笔直的路,而修一条斜里带弯的路吗?你不必替政府操心。原本是城里人家的,一户也隔不到路那边去。原本是乡下人家的,想浑水摸鱼拿到城市户口本也不那么容易。除非……”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

黄吉顺不动声色地问:“除非怎样?”

三人中的另一个说:“除非在修路之前,在路的这边盖起自家房子!几天后就开来掘土机了,谁家有那能耐?”

并且,还展开一卷图纸让他看。

黄吉顺仔仔细细地看,问着:“倒是,谁家也没有那能耐。可如果两家在路修好之前,把房子对换了呢?”

“这政府就管不了许多了。政府办事,是有原则的。原则是为全局定的嘛!哪两家偏偏在这条路修好之前对换了房子,那是他们个人之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换到路这边住的人家算幸运,换到路那边的人家算倒

霉了？”

“我可没这么讲，这是你领会的意思，再来一碗！”

“行啦行啦，卷起图纸吧！也给我来一碗……哎我说卖馄饨的师傅，我们告诉你的，你可别四处讲！这是还保密的事儿！”

“不讲不讲，我不是个给政府添乱的人！”

盛馄饨的黄吉顺，心已不在生意上了……

那一天是张广泰生日。

还没公私合营，厂还是私家的。厂长一向很敬重张广泰，想到那一天是他生日呢，下午送他二斤点心、两瓶罐头、一瓶酒，放了他半天假。

他家住个小院儿，院子里两间屋。东间炕头墙上吊块儿木板，搁台收音机，是他和老伴住的屋。西间大几米，俩儿子住。长子成民考入师范后住校，是团委书记，每星期回家住一宿。学校活动多时，兴许半个月一个月也不回家。弟弟成才倒乐得平素关起门来铆铆焊焊，占山为王，把间屋子快变成他的车间了。张广泰回到家里时，收音机正播送长诗《王贵和李香香》。窄院里，南墙下，小棚小灶，妻子王玉珍正在热水锅旁拔毛净鸡。

他问：“把只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杀了？”

妻子说：“心疼啦？今天不你生日嘛！”

他站妻子身后说：“是有那么点心疼。那小公鸡跟我有感情了。今天是我生日，你也犯不着为我杀它。生日不生日的，我有口什么菜，还不能佐两盅酒？你倒手快！”

妻子撇嘴道：“滚一边儿去！不给你预备下一盘荤腥的，你定挑理。为你杀鸡，你倒假慈悲起来了！……”

他又绕着院里一棵香椿树转圈儿，嘴里喃喃自语：“你灶下一生火，这棵树就遭殃，我把它从小树苗侍弄到一人多高，它却早晚要毁在你手里！”

妻子正闷着，就成心和他斗嘴：“怎么是要毁在我手里？你和成才父子俩不吃飯啊？你们不吃，我就省得做了。这院子里也没烟氣熏你那棵宝贝香椿了！我倒要问问你，当初咱们亲家上赶着要和咱们换房，你为啥不换？家住农村，那是多大院子，而且三间房！一间咱俩住，两间儿们成家住，美死的事儿！还不影响你父子上班，才多走二里来路……”

张广泰说：“那时成民和大翠不是还没对上象吗？”

妻子句句紧逼地说：“现在后悔了吧？今年夏天成民就毕业，八月十五是和和大翠的喜日子。到时候你让成才当弟弟的住哪儿去？”

张广泰说：“我跟厂方提过。成民结婚后，只得委屈成才先住厂里的值班室了。”

三年前黄吉顺要与他家换房子而他拒绝了的事，是张广泰如今很是后悔莫及之事。他不愿听妻子数落自己是一家之主犯的一大过失，边嘟嘟囔囔地回答边明智地撤到屋里去了。

妻子却非要使他悔上加悔似的，一手拎着鸡腿，一手继续拔毛，跟至门口连连问：“后悔不？后悔不？啊？你说你后悔不？……”

“哎呀你呀！你让我耳根清静一会儿行不？”

张广泰一头倒在了炕上。

听着《王贵与李香香》的播送，深怀着对当年之事的悔，渐渐地他睡了……

他睁开眼时，天已傍晚，小炕已放在炕头上了，酒瓶已开盖了，烧鸡的香味在屋里飘着。

妻子说：“起来喝吧，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今天允许你喝个醉！”

张广泰坐起，眼扫着桌上的碟碟碗碗，高兴了，挠挠头忍着酒馋说：“等成才回来，我要他陪我喝一盅儿。”

王玉珍将双筷子往他那边的桌角一放，反对道：“等他干什么？又不是他生日！不许你怂恿他喝酒。”

张广泰笑道：“成民不在家，有我小儿子在眼前，我喝着才高兴。”

王玉珍也不禁笑道：“你们父子俩呀，一块儿上班，一块儿下班，在家你是他爸，在厂他是你徒弟，除了睡觉他不在你眼前，还有什么时候不在你眼前。你就没个烦他的时候？”

“背后说我了把？”当母亲的话音刚落，成才已从外一跃而入，猛然出现。见炕桌上挺丰富，喜叫一声，抓起筷子就要先夹一块鸡肉吞吃。

当母亲的打开他手，训道：“今儿你爸生日，你爸还没动筷子呢！”

成才愣了愣，忽地下地，又往外去。

张广泰莫名其妙地问：“哪儿去？”

“就回来！”

成才的话声已远。

张广泰两口正纳闷儿，黄吉顺的二女儿小芹拎着两瓶酒进了屋。

小芹自然是一进屋就叫师傅。她不像她姐大翠那么腼腆，是个活泼的姑娘，也是个快乐的姑娘，整天乐盈盈的。

张广泰喜欢这女徒，当成自己女儿似的。

他说：“嘿，你这是干什么？”

“给师傅您拜寿！”小芹放下酒瓶，双膝一屈，便要跪下磕头。

王玉珍忙扯住她，笑道：“别，别，不兴这个啦！再说，你师傅才迈进四十的门槛，他的生日那也配叫寿？”

小芹一本正经地说：“我师傅是谁？全市只有一个广华厂，广华厂只有一个张广泰！我师傅名气响着呢，当然配！”

张广泰乐得合不拢嘴：“这话我爱听！徒弟，上炕，陪师傅吃口菜！”

王玉珍推着她也说：“你一来，看把你师傅高兴的！快上炕坐吧！”

小芹在师傅家是不见外的，脱了鞋，上了炕，学师傅的样儿，盘腿坐在师傅旁。

张广泰看着小芹拎来的酒，嗔怪道：“你个小学徒工，一个月就那十几块钱，不是乱花吗？”

小芹说是她爹黄吉顺亲自买的,并几番促她赶快送来。

张广泰听了越发高兴,等不及成才陪了,自斟自饮了两小盅,顿时微微红了脸,大夸小芹是名好徒弟。夸得小芹也洋洋自得心花怒放。正夸着,成才又回来了。他刚才猛地想到他下在野地里的夹子,跑去看顾夹住什么没有。倒不算白跑一趟,带回两只麻雀。王玉珍接了,说也不够添盘菜的呀,干脆用泥包了烤烤,给你们俩孩子吃着玩儿吧,于是便去弄。

左右有两个年轻人助兴,张广泰备觉自己这个生日过得有幸福感。其实他毫无酒量,也从不贪杯,只不过喜欢有酒喝的满足和气氛罢了。而成才小芹,哪里会久陪他呢!各自胡乱吃了几口,就借故离开,双双到成才屋里,掩上门,鼓捣技术革新去了。

王玉珍把烤熟的两只麻雀给他们送去,之后自己坐在丈夫对面相陪。

她问:“亲家公一向死抠,怎么晴天响雷地给你送酒来?”

张广泰说:“你问得怪,谁跟谁啊!今天不我生日嘛。再说两家又是亲家了,我就要当他大女儿的公公了,他能一点表示没有?”

忽听院儿里拖腔拖调一声叫:“广泰在家吗?”

分明是黄吉顺亲自来了。

张广泰两口子忙下炕,将黄吉顺迎入屋里,让到炕上,两个男人自然动筷子之前先干了一盅。

张广泰此时已饮了四五小盅了,显着三分醉意了。他口无遮掩地说:“吉顺啊,今天晌午,我还想你来着。觉着当初挺闪你面子的,刚才那一盅干过的酒,就算老哥我当面向你道歉了吧!”

黄吉顺多机灵个人,一听就明白他指的什么事儿了,表面上却装出一脸的糊涂,懵懂似的问:“当初?哪年哪月的当初?那个当初你对我怎么了?还用得着道歉?”

张广泰说:“就是三年前你想与我换房子的事啊。唉,人无前后眼,